

後漢書

一之十六

列傳第一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冊查

第 二 號

727.017
7251
Vol. 7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十一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

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也

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

續漢書曰特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飲

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

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飢饉人庶羣入

野澤掘鳧苽而食之

爾雅曰苽鳧此部璞曰生下田中似龍鬚而細根如拍頭黑色可食為首胡丁反是此種漢書有苽

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

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

離鄉聚謂離鄉聚也

數月聞人七八千人地皇二年

某發奔命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

北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

國經四

一馬車

攻拔竟陵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鄂州長壽縣南轉擊雲杜安陸安陸郡屬江夏郡今安陸縣也多略婦女還入

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

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

黨朱鮪張卬等鮪卬皆北人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

進攻隨未能下隨縣屬南郡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眾千餘人號

平林兵巨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為其軍安集掾安集軍眾故稱曰為官名是時

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

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為更始將軍眾雖多而無

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為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涪水上

涑中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

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巨族父

長為國三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大司馬伯升

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趙六月更始入

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為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

誅之巨光祿勳劉賜為大司徒前鍾武侯劉聖起兵略有汝南時

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既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聖

遂自立為天子巨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

哀章守洛陽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謚巨為姓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

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翕

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巨待詔命旬月之間徧

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

臺風俗通曰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東之後漸臺太液池中臺也為水明漸潤故曰為名收而授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

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

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

如

王匡哀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嬰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巨劉賜為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漢書曰馬觸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

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鍾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巨次列庭中更始羞

作俛首刮席不敢視并顏色變也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

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相視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

王諸功臣朱鮪爭之巨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

太常將軍劉祉為定陶王劉賜為宛王劉慶為燕王劉欵為元氏

王大將軍劉嘉為漢中王劉信為汝陰王後遂立王匡為比陽王

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潁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為淮陽王廷尉

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申屠建為平氏

王尚書胡殷為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鄭城縣南也

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陽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王大司空

陳牧為陰平王陰平縣屬廣漢國驃騎大將軍宋佻為潁陰王尹尊為郾王

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馬

劉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巨李松為丞

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其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有寵遂委

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

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

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宴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

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抵擊也趙萌專權威福自

已郎更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

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

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

衣錦袴襜綸諸于罵詈道中禮論者于見光武記續漢志曰時智者見之巨為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澤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

為赤眉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

侯公羊傳曰軍帥將軍豫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

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春秋漢會要

為三公九卿為北斗故三公象五緯九卿下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七法各象合為帝位四臣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

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

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臣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

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漢法計里一亭亭上一長捕賊隊專捕盜賊也而當輔佐綱維之

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臣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

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求之非則不可得也孟子海內

此有巨淵度漢祚臣非有憎疾巨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廢

材傷錦所宜至慮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

產明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馬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惟割既往謬妄之失

思隆周文濟濟之美割絕也詩大雅曰齊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

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

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

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嬰平

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為漢主今皆云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

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今涇州

聚黨數千人望為丞相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蘇

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

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務鄉務音莫老反松等大敗棄軍走死

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守河東為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

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間且算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

如勒兵掠城中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專若不

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曰為然其人說更始更

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

萌屯新豐李松軍振拒之振首于侯反編漢志一萌張卬廖湛胡殷申

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自立前書曰龜獸以立秋日祭獸者亦此日出儼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

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自立前書曰龜獸以立秋日龜腹時其劫更始首義

卿知其謀巨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卬等卬等皆入將悉誅之

唯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卬與湛殷疑有

變遂突出獨申屠建任更始斬之卬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皆

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且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

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

先至卽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

趙萌共攻匡卬於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補

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其連兵而進更始城

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兒汎卽開門九月赤眉入城

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勳黃圖曰洛城門至莽後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厨諸

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卽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

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

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平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將兵在外

黃圖曰從洛門至高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其連兵而進更始城

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勳黃圖曰洛城門至莽後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厨諸

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平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將兵在外

號為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
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
祿肉袒詣長樂宮上重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
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
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襄威
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
之三輔苦亦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印等曰為慮謂祿曰今諸營
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其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
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
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子求欲鯁明年夏求
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為襄邑侯奉更始祀欲為穀孰侯鯁
為壽光侯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濯澤侯

襄邑即春
飲裏牛池

也今為縣在宋州西夜沈縣屬屬梁國在宋州東南壽光
縣屬北海郡今壽州縣也漢壽縣今澤州縣故曰徙封

巡卒子姚嗣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

也史記曰武王即位八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東
漢起驅輕黠

烏合之眾烏合之眾
如鳥鳥之羣合也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旂之所攜及

亦幾運之會也夫為權首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
無為權首將受其咎陳項且猶未

興况肅肅者乎

劉盆子者太山武人式縣名中
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祖父憲

元帝時封為式侯父朔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為式人焉天鳳元年

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
莒縣東續漢書曰呂母

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

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

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懸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

史記曰猛虎蓋首於青且反力可摧虎其功也今為猛字蓋與猛相類也

海中招合亡命眾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毋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家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

東郡記曰樊崇字子孫

眾百餘人轉入太山曰流二老時青徐大

饑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

東觀記曰逢安字子孫東莞人也徐宣字臨海臨沂人也

各起兵

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

姑幕縣名故城在因擊王莽探湯後田況大破之

王莽敗北海流傳曰探湯殺萬餘人遂北入青

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

南城縣屬東海郡有南城山因以為名也

初崇等以困窮

為寇無攻城徇地之計眾既寔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

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巨相識別由是號曰

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

無鹽縣各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

廉丹

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眾分入赤眉青犢銅馬

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

王莽敗東海郡曰沂平以郡守為大尹

戰敗死者數千

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

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

衆稍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

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

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今汝州梁縣也擊殺河南太守赤眉衆雖數戰

勝而疲敝厭兵厭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

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武關在今商州

上洛縣東關活地梁曰武關山爲地門上爲天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

與更始諸將連戰剋勝衆遂大集乃分募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

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

曰求福助以其定諸呂宏社稷故郡國多爲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

何故爲賊縣官謂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殺

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

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各爲羣賊不可曰久不如

立宗室挾義誅伐曰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曰爲然而巫言益甚

前及鄭今華州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其尊

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

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即

封爲式侯曰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

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

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

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

曰兩空札置笥中札簡也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

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

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

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弃之復還依俠卿俠

卿為刺絳軍衣半頭赤憤

憤中斷也。直棊書曰：童子憤無反示未成人也。半頭赤憤，亦說者嗜尚赤，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侍事曰：太子有空頂，積一枚，即半頭憤之製也。

赤屏泥

赤屏泥，謂呂緹。緹，亦屏泥。於帳前，絳，絳也。直棊履，其文曰：為飾也。乘軒車大馬，直棊履，其文曰：為飾也。

牧兒遊崇，雖起勇力而為眾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宣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馬，自楊音、呂下皆為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

居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

灌呼，音火光反。拔劍擊柱，不能相一

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

又數虜暴吏民百姓

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

古者記事書於簡冊，誤者曰刀筆。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

相背向大司馬，養楊音拔劍罵曰：諸卿皆老儻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敬亂。

亂也。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

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舞闈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卧，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門，掘庭中，虜服根。

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

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

甘泉宮有祭祠之樂，人謂掌祭天

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眾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重綬習為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臣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國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劉恭為式侯言衆恭惶

悉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纒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吏

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

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曰塞責者無所離死也離避也誠冀

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嘘唏唏與同崇等及曾者數百人莫不哀憐

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

其抱持盆子帶巨纒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

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赤眉

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

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為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

三馬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從數百騎乃自南山青蓋左右驛駕三馬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

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

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漢漢注曰自腰以下皆骨札長尺許一寸諸陵取其寶貨遂汗辱呂后屍凡

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半為匣下至足額以黃金塗之為玉匣也故赤

眉得多行姪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夷郁夷在右扶風也

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長安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亦

見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

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

夜戰三輔傳事曰豪街中安城中有豪街兵敗走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

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

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

合執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

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旌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

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

皆空白骨蔽野遣人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恣

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為二道以要其還路救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

新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郟也湖縣故城在今湖州湖城縣西白河北度擊赤眉於湖

南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回即嶓底巴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嶓底即嶓

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巨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基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巨待之

帝曰待汝巨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巨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璽谷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黑河官陽縣故城在今洛水之上有黑河山雙嶺競東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齊帝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飮明日大陳兵馬臨洛水

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見大黠宗室無患者釋名曰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

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

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說文曰錚錚全也鐵

之錚錚言敵有剛利也錚音初期又倭音古均反倭好貌也詩曰說文曰錚錚全也鐵沒人僚今相傳云音明以反言使倭者其德之人稍為勝也

又曰諸卿大為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濟井竈謂前敵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

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呂為功諸卿獨完全自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

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為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自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自為列肆

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不備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給運故曰均輸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動物觀假借也始順歸

歷終然崩分赤眉阻亂阻特也盆子探符雖盜皇器皇器猶神器謂大位也乃食均輸

盆子列傳第一 後漢書十一

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第二 後漢書十二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為卜相明星歷常自為河北有

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景帝七代孫也好奇數術於趙魏間多通豪猾

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白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

之子與者郎子也郎緣是詐稱真子與云母故成帝詔者嘗下殿卒

儻須更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孿身就館趙后欲害之孿也偽

易宅人子自故得全東觀記曰宮婢生子與年十一識命者郎中李曼卿

蓋命謂郎也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丹陽楚所封也今還長安展轉中

山來往燕趙自須天時也林等愈動疑或與趙國大豪李育張

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度河沐等因此宣言赤眉

當立劉子與自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

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趙王宮也立

育為大司馬張參為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

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也昔遭趙氏之禍因

臣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東觀漢記曰解形河濱削迹趙魏

解形猶脫身也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

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為

其先驅聖公光武本自舂陵北姓故存朕仰觀天文乃興於斯曰今月壬辰

即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益聞為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

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與義兵咸曰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

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天子所在疑刺史二千

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強者負力負持弱者惶

惑今元元創夷已過半矣夷傷也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郡曰

百姓思漢既多言得美不死故詐稱之曰從人望於是趙國曰北

道東曰西皆從風而靡明年光武自薊得郎檄南走信都走趙也音

發兵徇旁縣遂攻柏人不下議者曰為守相人不如定鉅鹿光武

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進攻不克耿純說

曰久守王饒士眾疲敵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

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滿漢書守鉅鹿而進

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

請降威雅辭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

況詐子興者乎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顧猶念也威曰邯

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宥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

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為反間開門內漢兵遂拔邯

鄲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

衛氏平帝母家也中山衛子榮之女

為王莽所誅更始即位永先詣

洛陽紹封為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巨弟防為輔國大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魯王志招諸郡豪傑沛人周

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為橫行將軍

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漢文縣北俊音絞

是時

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濟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

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初陳留人蘇茂為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既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

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召茂為大司馬淮陽太守蓋延遂圍睢陽數月

拔之永將家屬走虞

虞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

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

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侵疆周建合軍救永為蓋延所敗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為齊王董憲為

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率眾救茂茂建獲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永

及音

吳漢與蓋延等合

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茂建走邳

今邳州縣也邳音伯何反

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封吾為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

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剋而建兄子誦

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與劉紆奔董

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破蓋延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

平王屯桃鄉之北桃鄉故城在今宛州縣西北也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

更始立呂為冀州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

歸降光武即位呂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呂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謂龐萌是也拜為平狄將軍與蓋延

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呂為延諧已自疑遂反帝

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畏龐萌社稷之臣將軍

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

乃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關陵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

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

赴師次任城去桃鄉六十里且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

聽乃休士養銳呂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

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

吳漢與諸將到乃率衆軍進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眾

夜奔輜重逃奔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漢進守之憲恐

拒新陽今汝南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

乃召誘五校今汝南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

帝至橋今沂水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

食皆退救各壁壁自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

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吳漢追擊之佼彊將其衆降

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繒山繒山在今沂州東縣北繒山即其縣之山也數日吏士聞

憲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剡城吳漢等復攻拔剡憲

與龐萌走保胸縣屬東海郡今海州胸山縣西有故胸城秦始皇立石以爲東關門即此地也劉紆不知所歸軍士

高扈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胸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

襲取贛榆贛榆縣屬今海州東海縣也贛首員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

下胸城進盡獲其妻子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子皆已得矣吳漢所

也得嗟乎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間道歸降而吳漢校尉

韓湛追斬憲於方輿方輿音方輿人黔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封韓

湛為列侯黔陵為關內侯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眾數千轉攻傍縣

下數城自為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閔為琅邪太守

步拒之不得進閔為檄曉喻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

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巨更始所立貪步兵兵彊承制拜步輔

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

之乃理兵於劇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巨弟弘為衛將軍弘弟藍玄武大將軍

藍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

皆下之步拓地濶廣濶漸也兵甲日盛王閔懼其眾散乃詣步相見

欲訴巨義方步大陳兵引閔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閔

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閔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

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巨上賓之禮令閔關掌郡事關

也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為東萊太守

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為齊王步即殺隆而受永命是時帝

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

等欲立永子紆為天子自為定漢公置百官王閔諫曰梁王巨奉

本朝之故是巨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眾心且齊人多

詐汲黯曰公孫弘之詞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巨其將費邑為

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巨弇

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將其眾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

劇帝自幸劇步退保平壽今青州北海縣也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

曰呂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
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負也再言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

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繫所在
獄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王閔亦詣劇降八年

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蘭欲招其故眾乘船入海琅邪太
守陳俊追擊斬之王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為

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崩
曰璽綬付賢曰無妄曰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懼閔白元后請

奪之即帶劔至宣德後園輔曰園曰未央宮有宣德殿園宮中門也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
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曰待禍至邪

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
莽篡位潛忌閔乃出為東郡太守閔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

起閔獨完全東郡二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為廬江屬令王莽每郡置屬令職如郡尉莽末江賊

王州公等起眾十餘萬攻掠郡縣莽曰憲為偏將軍廬江連率擊
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

立為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眾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
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圍舒舒縣在壽春縣南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

帛意帛姓也宋帛產之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侯後
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眾數千人屯潯山攻殺安風令潯山在安豐縣界

從事白欽請得喻降臨曉諭其意而降之也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
潯山入共生為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

飯飯音快

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已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

寵少為郡吏地皇中為大司空事

王莽時九卿分屬三公每卿置元士二十八

從王邑東拒漢

軍到洛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

父時吏

也

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

謂幽州也

承制得專拜二千

石已下鴻至薊巨寵漢並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即拜寵偏將軍行

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

安樂縣名屬遼陽郡故城在今遼州游縣西北也

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

巨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

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眾多疑或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

傳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

騎三千人巨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

縣名屬燕陽郡

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

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

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負恃也光武按之不能滿巨此懷

不平

下能滿其意

光武知之巨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

時大王遺寵巨所服劔又倚巨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閤握手

交歡竝坐今既不然所巨失望浮因曰王莽為宰衡時甄豐且夕

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

長伯豐字也豐平帝時為少府王莽篡位時為更始將軍

及莽篡位

後豐意不平卒巨誅死光武大笑巨為不至於此及即位吳漢王

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我功

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

鐵官寵轉巨賀毅

賀毅也

積珍寶益富彊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構

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賣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

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

係也

固求同徵帝不許蓋巨自疑而其妻

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

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畱子后蘭卿遂
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一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
右北平又自呂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况
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
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執豈可得相及比
若還此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呂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
其後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
谷數縣遣使呂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
七八千騎往來為游兵呂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豪桀
皆與交質連衡文質謂交相為質也左傳曰之質往來道皆無
變前音義曰以相合曰從以成力相脅曰橫遂攻拔薊城自立
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東觀記曰夢寵冠冠噴喻城危佳其之又寵
堂上聞怪象當在大鏡下擊地求之不得也
遂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

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便室之室
非正室也谷頭子齊

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解

寵命救縛奴縛各置一處又呂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東觀記曰妻入
為奴反奴乃

呼其妻謂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辨裝呼奴為將軍
欲其救已也於是兩奴將妻入取

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也今為子密所

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

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

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

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稽留
也書成即斬寵

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呂詣闕封為不義侯明日開門

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

王呂子后蘭卿為將軍國師韓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

其宗族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谷谷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王莽時

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

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

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

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曰是言誑惑安

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

尉使鎮撫安定呂西更始敗三水豪祭其計議曰芳劉氏子孫宜

承宗廟乃共立芳為上將軍西平王欲平定西方故以為號使使與西羌匈奴結

和親單于曰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高祖時與匈奴單于約為兄弟後匈奴中衰呼韓

邪單于歸漢漢為發兵擁護世世稱臣呼韓邪單于降漢入朝官帝擁護國內遂定今漢亦中

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今尊事我乃使匈奴王將數千騎迎芳

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為漢帝曰程為中郎

將將胡騎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

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五原

塞塞馮九原郡因以為名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為帝五年李興閔

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九原縣名故城在勝州銀山縣也掠有五

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年

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曰事誅其五原太

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

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

不尅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

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營內離遂棄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

其眾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為五原太守封鐫胡

侯籍謂塚壘之故以為名景弟憲武進侯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高柳地名故城在今

雲州定襄縣與閔堪兒林使使請降乃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林為代太

傅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

弃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絕曰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遂西連

羌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真革並起往往而

在臣非敢有所貪覬覬也期於奉成宗廟興立社稷是臣久僭號位

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明躬率眾賢海內賓服惠及殊

俗臣肺附之故肺附若肝肺相附赦臣芳罪加臣仁恩封為代王使備

北藩無臣報塞重責與必欲和輯匈奴輯音才入反不敢遺餘力負

恩貸貸音也謹奉天子玉璽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

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名故城在今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

復背叛遂反與閔堪兒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及妻子

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國屬國胡與芳為寇及芳敗

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中有駭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

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和屯聚青山青山在今乃遣將兵長史

陳訴呂忱去訴古欣字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冀縣在今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言乎對曰孔子曰寬

則得眾夫能得眾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

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

人之恩邵公愛其甘棠詩序曰甘棠之又況其子孫哉劉

氏之再受命蓋曰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因時擾攘苟

恣縱而已耳然猶臣附假宗室能擁強歲月之間擁強謂強也前書伍

觀其智略固無足臣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之敵不足奮其英

江准之南苟靈而揮更歲月之命具之也

贊曰天地閉革音改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野戰羣龍喻英雄並起也易曰龍戰于野

其血玄黃又曰昌芳僭詐梁齊連鋒梁上刻水寵負強地城也憲榮深江江也

實惟非律代委神邦易曰師出以律律法也言反叛非用師之法故更代破滅委棄其神阜之圖伏於光武也

上列張李彭盧列傳第二

西川毛國

後漢書十二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後漢書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城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

歆引囂為士王莽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置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歆死囂歸鄉里季

父崔素豪俠能得衆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

邦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史記范蠡曰兵者凶

器戰首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平襄縣名

王莽後天水郡鎮戎郡守曰大尹崔廣等曰為舉事宜立主曰一衆心咸

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諸父衆

賢不量小子必能用囂言者乃敢從命衆皆曰諾囂既立遣使聘

請平陵人方望曰為軍師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

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曰漢為名其

實無所受命將何呂見信於衆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

開兆除地以開兆域茅茨土階呂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

史祝史也禮者祝畢有司穿坎于庭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也鄭玄注曰載盟辭也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種之

牽馬操刀奉盤錯鍵遂割牲而盟臣賢按蕭該音引字結鍵即題音徒啓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益為題據下文云鍵不濡血明非益益之類前書何奴傳云葉造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發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控路刀金留筆控酒應劭曰留擊飯七也撓攪也以七釁血而獻之今亦奉盤帶建而獻也以此而言題即題字錯置也音七攪反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

懷姦慮明神殛之殛誅也高祖文皇武皇俾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鍵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鍵不濡血獻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薶血加書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

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

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主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都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并以周官手制之文置辛正連率大尹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

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鳩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莽造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三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

文曰為祥瑞大風發莽玉露堂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莽乃曰念紫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戲弄神祇謂仙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曰皇祖叔父子備欲來迎我也歌頌禍殃謂莽作告天策自陳功勞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十餘

人楚越之竹不足呂書其惡前書宋光世曰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詞器以楚越多竹故引以為言也天下昭然所

夫聞見今略舉大端呂喻吏民益天為父地為母尚書曰惟天禍福之

應各呂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上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侯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天以狀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

因博心大災昔秦始皇毀壞論法曰一二數欲至萬世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行號無論中古

有說死而以行為謫如此則子議之臣誠君自今以來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除論法欲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身當盡此度莽今太史推二萬六千歲者紀六歲一收一布者天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

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路也謂莽分地絡也田為王田賣買

不得莽更治天下田曰規銅山澤奪民本業造起九廟窮極土

作莽九廟曰黃帝人初祖廟曰虞帝始祖廟曰陳胡王統祖廟曰濟敬王代祖廟曰廟五曰漢也曰黃帝人初祖廟曰虞帝始祖廟曰陳胡王統祖廟曰濟敬王代祖廟曰

東攻劫丘壘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

覆按口語赤車奔馳莽漢志曰小使車亦設白蓋法冠晨夜覽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

妄族聚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

官名月易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貨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

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莽時關東大飢蝗入犯鑄錢任人

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苴首領前問人者亦令七公六卿兼統將

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莽今十二部將同

西侵羌戎東摘濊貊摘擾也西羌屬恬

使四境之外竝入為害緣邊之郡

之所天疾疫之所及巨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者則奔亡

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

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顛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大臣反據

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涉曲陽侯皆結謀內

設為六管管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增重賦斂刻剝百姓

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苴首領前問人者亦令七公六卿兼統將

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莽時關東大飢蝗入犯鑄錢任人

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莽今十二部將同

西侵羌戎東摘濊貊摘擾也西羌屬恬

使四境之外竝入為害緣邊之郡

之所天疾疫之所及巨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者則奔亡

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眾外降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餘並見光武紀今山

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

四布宣風中岳中岳嵩高也謂更始王各賜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

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取句町王為侯西域盡改其

王為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麗曰下句麗今皆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橐弓臥鼓周禮曰出曰理兵入曰振旅詩

箱也卧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百姓無負流亡責在君既安其業則無責也囂乃勒

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

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

喻曰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巨徇百姓然後行戮

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

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崔義等

囂將行方望曰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曰書辭謝而去

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之所常有也而大事草創草創謂

英雄未集言望與城之人疵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與黨別郡故言與欲先崇郭隗想

望樂毅望字子平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於故欽

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曰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

業已定太勲方緝今俊又竝會羽翮北肩管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望有仲文猶飛鴻之有利翼耳望

無耆耆之德而復託賓客之上稷也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

去就之分誠終不肯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

於五湖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與句踐滅吳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

憂臣勢主辱臣死者君土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臣請從會稽

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焉咎犯謝罪文公亦遂巡於河上遂巡不

傳曰晉公子重耳及國及河于北以望陵公子曰臣負羸從君遊於天下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德請命乞身望之無勞益其宜也望聞

烏氏有龍池之山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

有奇人聊及間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置等遂至長安更始曰
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父崔義謀欲叛歸置懼并禍即曰專
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置忠曰為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
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置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
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東歸置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
使者召置置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
金吾鄧曄高承書曰曄南陽南鄉人將兵圍置置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
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二輔黃圖曰長安城南面西出關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
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置置
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目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
恭改清河為掌野大夫平陵范遷為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為祭酒前書音義
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細申屠剛杜林為持書御史秩六百石楊廣王遵周

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為大將軍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

於天水郡本為河陽者誤也杜陵金丹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川聞於山東建武

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楷引兵叛禹西向

天水置迎擊破之於高平縣名今原州高平縣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

節命置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

上隴置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涇陽縣名屬安定郡

今原州平原縣南涇陽故城是也置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

使京師二年置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曰殊禮言稱字

用敵國之儀所自慰藉之良厚慰安也籍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良甚也時陳倉人呂鮪擁

眾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置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

走鮪遣使上狀帝報曰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

猶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三分六下存其二以服事殷但駑馬鈇刀不可強扶周禮校人掌六馬駑馬最下者也說

文鈔青金也似錫而色青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日絕羣數蒙伯樂一顧之價戰國策曰蘇代為燕說齊未

為無言驚馬鈔刀不可強以持而用也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

賈駿馬者比三日立市市八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此三日立於市市

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十五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禮伯樂如其言一日而價十倍也而蒼蠅

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日絕羣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日絕羣

兵北禦羌胡之亂是日馮異西征得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躑躅猶

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佗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

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角力猶如今子陽到漢

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

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中成功之時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事見自

今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兩構猶自是恩禮愈篤其後

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置置自日與

述敵國恥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日故蜀兵不復

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日示置因使討蜀日

效其信置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伯庸未宜

謀蜀帝知置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

儀初置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勅令人朝許

日重置置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

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置遣子入侍置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

遣長子恂隨歙詣闕日為胡騎校尉封鐃羌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而

置將王元王捷常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

置日晉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喁喁衆口一也一旦敗壞

大王幾無所厝令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謂張步

憲起東海李憲討劉盆子而欲牽儒生之說弃千乘之基儒生謂馬援羈旅

危國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

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秦外山而內河左傳

曰表裏山河元請呂一九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

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呂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

其弊猶足自霸前書孫樂曰圖王不成其弊足以霸也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

神龍失執即還與蚯蚓同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龍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求故也囂心然元計雖

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東觀記曰杜林

先夫位將竹州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呂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

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說文曰騰傳也

告不禍福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

之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游詣闕先到馮異營游

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鉅期持珍寶繒帛賜囂期至鄭被盜鄭今華州縣是

也亡大財物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與隗囂事欲

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南郡今荆州也乃詔囂當

從天水伐蜀因此欲呂潰其心腹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

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為閣道又多設支閔支閔障關帝知其終不為用叵欲討之

巨猶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

來款奉璽書喻旨囂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

在隴州開源縣西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退

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

破之囂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

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

杖則受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詞也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

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呂囂言慢請誅

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汧水名因以為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賜囂書曰昔柴

後漢十三

將軍與韓信書朱將軍柴王也韓信韓王信也信反入匈奴也漢兵故武與之書也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

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呂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

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

全有浩大之福矣浩亦大也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

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明年述言囂為朔

寧王欲其寧靜北邊也遣兵往來為之援執秋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

槃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

竝無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呂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

拜為大中大夫封向義侯續漢書云遵降封上維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為上

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天水

私於來歙曰吾所呂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祿哉徒呂人思舊

主先君蒙漢厚恩恩効萬分耳又數勸囂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

甚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囂出不意懼

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也在州王孟塞雞

頭道雞頭山道也雞或作筭一名雞峒山在今原州西牛邯軍瓦亭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囂自悉其大

眾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助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帝

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

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呂書喻之曰

遵與隗王歃血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

洛呂西周洛謂東郡也無所統壹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呂奉

天人之用退呂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

舊都呂歸本朝生民呂來臣人之執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

將吏羣居穴處之徒大虛言所遠也人人抵掌說文抵側擊也戰國策曰蘇秦與李兌抵掌而談也欲為不善

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

不從所旨吟嘯扼腕垂涕登車扼持也史記云天下之幸蒙封拜得廷論

議遵為大中大夫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眾已

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言奔離之卒拒要阨當軍衝

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在泥濘之中而不滓汚也是日

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牙飲相公謂鮑叔曰姑為寡人祝乎鮑

叔奉酒而起祝曰五百君無忘出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從魯也使管子無忘其飲也於車下也黥布曰劔曰歸漢黥布為楚淮南王高祖使隨何說布乃杖劔歸

也去愚就義功名竝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

慄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耶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眾歸命洛

陽拜為太中大夫於是黥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

王元入蜀求救置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而田

拿李育保上邽詔告置曰若束手自誦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皇

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田橫為齊王天下既定橫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高祖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若遂

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必不歸降遂如黥布云欲為帝亦任之也置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

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

上邽車駕東歸隴川賦起故東歸月餘楊廣死置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

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亟音

反請自殺曰明之遂自刎頸死何休公羊傳云勿割也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

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眾方至漢軍大驚

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置歸冀會吳漢等食盡

退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置九年春置病且餓出城

餐糗糲糲糲成注周禮曰糲然大豆也說文曰糲乾飯也悲憤而死續漢志曰王莽水天木童謠曰出吳門望

友曰人謂置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王元周宗立置少子純為王明

年來歛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落門聚名也有落門谷水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周宗行巡苟宇趙

恢等將純降宗恢及諸隗分徙京師呂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

元留為蜀將及輔威將軍城宮破延岑元舉眾詣宮降元字惠孟
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次錄曰平陵之王惠孟耕
銷激昂驚迷困於東平也牛
邴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
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呂為護羌校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
與賓客數十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援引也
糾收也假制明神謂立高祖考文
等廟而祭之也迹夫創圖首事有

呂謙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東運於漢南於蜀左
傳曰介于二大國之間隴坻雖隘

非有百二之執百二者以秦地除國二萬人當諸侯百
萬人而書曰田肯高祖秦得百二焉區區兩郡隴西天水也呂禦堂

堂之鋒言光武擊之也魏武
兵書云無擊堂堂之神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眾解然後定之

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目樓有四方之桀四方雄桀者多
樓集而有之士至投死絕

亢而不悔者矣亢建白也
下建白也夫功全則舉頌業謝則慶生回成喪而為

其議者或未問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在於天命不
由人力能回否此議者其故未之聞也若謀命會符運敵非

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咄乎天力謂天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
武為敵則不謝西伯也咄天也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東觀漢記曰其先武帝時以
吏二千石自無鹽徙焉哀帝時呂父任

為郎任保任也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仁為
侍御史任當太子舍人稍增秩為郎焉後父仁為河南都尉秦置郡尉典兵禁捕
盜賊景帝更名都尉

而述補清水長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仁呂述年少造門下掾隨之官州郡
有掾

月餘皆自辟除之常居
門下故以為號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呂其能

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言明
察也王莽天鳳中

為導江卒正居臨邛王莽改蜀郡曰導江太守
曰卒正臨邛今邛州縣也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

各起其縣呂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

王岑亦起兵於雒縣高今商州商州縣也雒縣
屬廣漢郡今蒲州縣也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

部牧呂應成王莽改益州為南
部其牧亦遵也眾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

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

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

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臣待真主諸卿欲并力

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桀皆叩頭曰願効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

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

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將垣

副殺成臣其衆降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為姓秦始皇有將垣將軍二年秋更

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

險衆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恢木或作恢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綿竹縣名

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水城今在縣中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

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秋乘謙受下曰湯武之上不過百里若奮威德臣投天

際天時之開際也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臣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

起我意於是自立為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

多往歸之邛笮君長邛笮皆西南夷國名笮音昨見西南夷傳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

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

腴無塊曰壤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左思蜀都賦曰戶有榆枌之園又曰瓜疇芋區前書卓王孫曰吾聞嶓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女

工之業覆衣天下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衣音於既反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

用竹幹竹箭也內盛曰器外盛曰械又有魚鹽銅銀之利丙穴山嘉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有銅陵山其朱提界出銀朱音上朱反提音上移反

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史記曰楚

肅王為扞關以拒蜀故其在今峽州巴山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

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巨窺秦地南順江流巨震荆揚所

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

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目當之

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詩曰天命靡常易曰百姓與能也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夔

有人語之曰八公子系十二為期說文云公音私系音係胡計反覺謂其妻曰雖貴而

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

中夜有光耀述曰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

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以起成都故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曰李熊

為大司徒曰其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改益州為司隸校尉

蜀都為成都尹漢以京師為司隸校尉部置京兆尹中興以後洛陽為司隸校尉部置河南尹故述毀焉越嵩任責亦殺王

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樂州記曰北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也

守南鄭今梁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北也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閬中江州皆縣名並屬巴郡

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

未遑西伐關中豪桀呂鮪等往往擁眾百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

述時述攻博望田王欲據下邳各將將軍雖與事見馮異傳皆拜為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

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船

蓋以帛飾其蘭檣也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

數萬眾出陳倉與李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

倉大敗之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為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

字叔牙南陽人東觀記曰宛陽縣人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

走至南陽略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眾數萬人

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曰女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曰

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

關下臨沮夷陵間平陽國志曰巴越相及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棧縣南臨沮縣名侯國屬南郡故城在今荆州當

招其故眾因欲取荆州諸郡竟不能剋是時

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置鐵官以鑄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

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

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曰為

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尚書考靈耀曰孔子為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漢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

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漢十一帝言十一代者并數呂后一姓不得再受命又

一姓不得再受命又

引籙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

法活地象並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

也述言西方太守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

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

呂感動眾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

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

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乃復呂掌文為瑞王莽

何足效乎

王莽許以鐵契白龜文非文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

君事耳何足數也

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

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

老子云天下神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

荅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漸平兵且

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

左傳宋子罕曰天生五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

合創愈復戰

軍敗則戰於水上為楚所破後得韓信軍復失天下眾庶引領四方瓦解

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旗推危乘勝呂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

章釋關隴之憂

以器居西無東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

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召攜貳

關使謂來欲馬援等也攜貳謂王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

八陛下呂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

有王氏自潰之變

乙

能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尚可招誘急呂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
巫山之固 巫山在今夔州 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

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
大利述呂問羣臣博士吳桂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

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呂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
里之外呂廣封疆者也耶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鳥合之衆

用鳥集 而王 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也 也 而坐談武王之
說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耶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

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以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
呂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

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
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為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 法駕屬車

公卿不在車中持節 劉師前驅九旂雲鳳皇關戰皮軒 鑿旗旄騎也 陳置此戟然後輦出房闥

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曰為成敗未可
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

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
人救囂囂敗并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

有秦時善會述改名白帝倉 述以色尚 自王莽呂來常空述即詐使
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

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
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呂為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

河池 河池今鳳州縣也 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
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及夷陵夷道 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 因據荆門

荆門山名也在今峽州夷都縣西北今縣有故城基址在山上 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等大敗述

將王政斬滿首降於彭田戎走保江州江州縣名屬巴郡故城今渝州巴縣城邑皆開門

降彭遂長驅至武陽武陽縣名故城在今渝州巴縣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曰明丹青之

信楊維法言曰王者之言炳若丹青述省書歎息曰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

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來

歛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歛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

恢及子壻史興並為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滅宮所破戰死自是

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

詔喻述曰往年詔書比卜此順也開示恩信勿君來歛岑彭受害自疑

今君時自請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

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燬得朕不食言述

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

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

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敢死士五千餘人呂配

岑於市橋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冲建旗幟幟幡也幟音昌鳴鼓

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述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

一月滅宮軍至咸門咸門咸都北而有三門其西者名咸門述視上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

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和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

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竝疲漢因令以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

胷憶馬吳漢傳云護軍高左右輿入城述曰臣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岑

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

室帝聞之怒呂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

兒老母口呂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

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府視地觀放麇啜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

使秦西巴特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聚羊為羴將而良失斬將弔

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其子而遺之漢樂羊嬰之盡一杯而及拔中山

人之義也良猶甚也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竝曰憂死帝下詔追贈少

為太常隆為光祿勳曰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竝蒙旌顯謂李

業譙之等程烏李育曰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

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自立為南越王番禺縣屬南公

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曰地邊處遠非

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吏無所馮資徒曰文俗自意遂能集其

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曰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

邊幅猶有邊曰高深自安昔吳起所曰慙魏侯也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

魏之將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曰談

也實曾記曰吳王孫皓將其子璉等泥首而縛降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跼天數有違江山難

恃去也



宗室四王二侯列傳第四

范曄

後漢書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齊武王縝字伯升縝引也音衍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

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

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暴

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竝起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羣起四方潰畔此亦天

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

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舂陵子弟合七

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部部者部視其衆也使宗室劉嘉往誘

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

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

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

升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比陽縣有藍鄉引精兵

十萬南渡潢渚水鄧元注水經曰結水二湖流注合爲潢水又南經棘陽縣之黃潢水又謂之潢渚水在今唐州湖陽縣音渚水諄者誤臨泚

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

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宜秋縣名在此

陽縣乃往爲說合從之執下江從之語在王常傳伯升於是大饗軍

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明日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

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却追潢渚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

人遂斬阜賜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軍敗引

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破釜甑示必死也鼓行而前言無所畏也走記曰項羽北救趙渡河沈船破釜甑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尤茂

奔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

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

亭皆畫伯升像於塾且起射之蘭諒音義亦作進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塾案說文石射泉也廣雅塾的也塾音

之允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

從人望豪桀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

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

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

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

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

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卽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

未足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前書宋義曰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

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

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

將

將

將多曰善將軍張邛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史記曰趙武靈王欲破胡服肥義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

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為大司徒封漢

信侯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

城言曰王莽改今長為平東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

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

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其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

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王玦繡衣御史武帝置衣繡者尊寵之也玦決也今早決斷

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

舉玦以示項羽史記曰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范增數今

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軾誦事更始貴將貴將朱

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

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魯陽縣屬南郡今汝州魯山縣也聞更

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

君臣聞而心急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

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軾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

升即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典為魯王十

一年徙章為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為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

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

陰令試守者稱職滿歲為真平陰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平津南故曰平陰魏文遷梁郡太

守今宋州也立二十一年薨謚曰哀王子虜王石嗣虜王石建武二十七年石

始就國三十年封石弟張為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為鄉

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六年與奉車

都尉竇固等續漢志奉車都尉比二千石無員定加乘車並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

譖訴建初中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奉其祀晃及弟

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為

庶人徙丹陽丹陽故郡城在今潤州江寧縣東南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

聽白虎通曰所以設屏所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宗尊為小君諸侯之妻稱為小君宮衛周備

出有輜駟之飾輜駟有擁蔽之中也列女傳曰齊孝公卒而姬謂公曰妾聞妃后崩國必

心意自入有牖戶之固始不至如譖者之言何休注公羊傳曰如其晃剛愆

乎至行濁乎大倫濁猶下也倫理也孔子欲正其身而亂大倫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

之于理其貶晃爵為蕪湖侯蕪湖解制剛戶三千於戲小子不勗大

道控干法理以墮宗緒墮引也墮毀也其遣謁者收晃及太姬璽綬晃立十

七年而降爵晃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首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

常愍之時北海亦絕無後及崩遺詔令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

無忌為齊王是為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喜嗣立五年薨子

承嗣建安十一年國除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

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下客謂毛遂馬援之徒也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

堂之不祀也王者以遠祖配天以父配上帝於明堂將以存其絕業復其祭祀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

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新野宰潘臨之請劉公一信而降赦岑彭以顯義初彭守宛食盡降漢諸將欲誅之百升曰今舉

大事當表表上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謂不用

武之言必無出司馬相如曰禍故嗚呼古人以蜂蠆為戒蠆則也左傳載文仲謂魯

有等而益謂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詩周北海靖王興建

武二年封為魯王嗣光武兄仲初南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

嫺都性婉順自為童女不整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

三男三女長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皇妣以初

起兵時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斂焉建武二年封黃為湖陽長公主

伯姬為寧平長公主元與仲俱歿於小長安追爵元為新野長公

主十五年追諡仲為魯哀王與其歲試守緱氏令為人有明略善

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續漢書曰弘農縣吏張申有伏罪與收

始就國明年以魯國益東海續漢書曰魯國益東海故城在今故徙興為北海王三

十年封興子復為臨邑侯臨邑縣屬東海故城在今中元二年又封興二

子為縣侯顯宗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立三十九年薨子

敬王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

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東與尊者居中興初禁網尚濶而

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

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

玩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中大夫北六百石無員掌

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朝廷謂大夫將何辭以對使

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

我哉呼者疑怪之聲也此乃幼時進趣之行也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

而行其能屈申若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

非列侯制皆以為分然後隨以金帛贖之睦能屬文作春秋肯義

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驛馬

令作草書尺牘十首說文云牘書版也益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平十

八年封基二弟為縣侯一弟為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毅為平

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肅宗憐之不除其國永元二年和帝封

睦庶子斟鄉侯威為北海王奉睦後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

謗檻車徵詣廷尉道自殺永初元年鄧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普

為北海王是為頃王延光二年復封睦少子為亭侯普立七年薨

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初臨

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

賈逵共述漢史傳毅等皆宗事之復子駒駘及從兄平望侯毅並

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駒駘入東觀與諸者僕射劉珍與平

毅並在文苑傳著中興以下各臣列士傳駒駘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為蕭令光武兄

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東觀記曰光武初起兵

良揮手大呼曰我欲前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其謀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

長安漢兵大敗良妻及一子皆被害續漢書曰良賜移書於良曰老子不

立以良為國三老從入關更始敗良聞光武即位乃亡奔洛陽建

武二年封良為廣陽王五年徙為趙王始就國十三年降為趙公

穎川來朝十七年薨子京師立十六年之節王嗣嗣音說建武

三十年封栩三子為鄉侯建武二年復封栩三子為亭侯初立四

十年亭侯頃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為亭侯元興元年封商

四子為亭侯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立十一年薨子惠王乾

嗣元初五年封乾二弟為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居父喪私聘小妻

縣王官門有兵衛亦為司馬門東觀記曰乾私出又白表出司馬門坐削中斤

金穀之縣直道邊樹田園時郎中郎陽程堅身有志行拜為乾傅堅輔

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

削弊本初元年封乾一子為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王豫嗣

豫薨子獻王赦嗣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立九年

魏初以為崇德侯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東觀記初光武族兄春陵康侯敞之子也敞曾

終後改為祉

光武族兄春陵康侯敞之子也敞曾

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於零道之春陵鄉為春陵侯買卒

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春陵地執下溼山林毒

氣上書求減邑內徙東觀記曰考侯仁於時見戶口息七十六上書元帝初元四年

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陵為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

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

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春秋高天子幼弱謂元后平帝也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蓋為此也敞心然

之及崇事敗敞懼欲結授樹黨乃為社娶高陵侯翟宣女為妻宣

相方進之子也敞又侯爵東觀記曰敞為嫡子終娶宣子會宣弟義起兵欲攻莽南

陽捕殺宣女社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願率子弟宗族為士卒先

莽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及莽篡立劉氏為侯者皆降

稱子食孤卿祿孤者特也舉於公尊於卿特置之故曰孤禮記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下後

皆奪爵及敞卒社遂特見廢又不得官為吏社以故侯嫡子行淳

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社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

收其家屬繫宛獄及漢兵敗小長安社挺身還保棘陽甄阜盡殺

其母弟妻子更始立以社為太常將軍紹封春陵侯從西入關封

為定陶王別將擊破劉嬰於臨涇及更始降於赤眉社乃間行亡

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社先至光武見之歡甚東觀記曰社以建武二年三月日于棘陽建武二

年封為城陽王賜乘輿御物車馬衣服追諡敞為康侯十一年社

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社薨年四十三諡曰恭王竟不之國葬於洛陽北芒十三年封社嫡子平為蔡陽侯以奉社祀平弟堅為高鄉侯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春陵為章陵縣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廟比園陵置嗇夫嗇夫本鄉官主知賦役多以其知祭祀禮未嘗事詔零陵郡奉祠節侯戴侯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臘歲終祭神之名也置嗇夫佐吏各一人平後坐與諸王交通國除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為竟陵侯平卒子真嗣真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泗水王歆字經孫歆音許及反光武族父也歆子終與光武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終誘殺湖陽尉更始立歆從入關封為元氏王終為侍中更始敗歆終東奔洛陽建武二年立歆為泗水王終為淄川王淄川今淄州縣也十年歆薨封小子燿為堂谿侯燿字林云灼也音充善反續漢志汝南吳房縣有堂谿亭燿一作

奉歆後終居喪思慕哭泣二十餘日亦薨封長子柱為邳侯邳音其紀反

以奉終祀又奉終子鳳曲陽侯曲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府山縣西南歆從父弟

茂年十八漢兵之起茂自號劉失職續漢志曰茂自號劉先職亦聚眾京密間京

萬人光武既至河內茂率眾降封為中山王十三年宗室為王者

皆降為侯更封茂為穰侯茂弟匡亦與漢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

春侯為人謙遜永平中為宗正子浮嗣封朝陽侯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南今謂之

浮弟尚永平中為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護無子封絕延光中

護從兄瓌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娶伯榮為妻得紹護

封為朝陽侯位侍中及王聖敗貶爵為亭侯

安城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梧太守蒼梧郡今梧州縣也賜少

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拋反財產

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拋反財產

結客報吏

續漢書曰王莽時諸劉抑廢為郡縣所侵蔡陽國丞亭侯長詳詞更始父子張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亭長子報殺更始弟黨賜况顯欲為報怨實客轉劫人皆亡命逃伏遭赦歸會伯升起兵乃隨

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以賜為光祿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代

為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平更始又以信為奮威大將軍代賜

擊汝南賜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

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

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為丞相令

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迎更始都長安封賜為宛王拜前大司馬

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春賜就國於宛典將六部兵伯升初起置六部之兵後赤

眉破更始賜所領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即位乃

西之武關近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為慎侯

汝南郡故城在汝州上縣西北十三年更增戶邑定封為安成侯奉朝請以賜有

恩信故親厚之張謙私時幸其弟恩賞特異賜輒賑與故舊無

有遺積帝為營家堂起祠廟置吏卒如春陵老侯二十八年卒子

閔嗣三十年帝復封閔弟嵩為白牛侯白牛蓋鄉亭之號也今在鄧州東也坐楚事謂楚王

辭語相連國除閔卒子商嗣徙封為白牛侯商卒子昌嗣初信為

更始討平汝南因封為汝陰王汝陰屬汝南郡故城也今在潁州汝陰縣也信遂將兵平定江南

據豫章光武即位桂陽太守張隆擊破之信乃詣洛陽降以為汝

陰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續漢志慶字翁敖春陵侯敞同產弟

順與光武同里開開里少相厚更始即位以慶為燕王順為虎牙將

軍會更始降赤眉慶為亂兵所殺順乃間行詣光武拜為南陽太

守建武二年封成武侯成武侯屬山陽郡今曹州縣也邑戶最大租入倍宗室諸家八

年使擊破六安賊六安屬因拜為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徵之吏人上

書請留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弔子遵嗣坐與諸王交

通降為端氏侯端氏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澤州端氏縣西北遵卒子弇嗣弇卒無嗣國除永平

十年顯宗幸章陵追念舊恩封順弟子三人為鄉侯初順叔父弘

東觀記曰弘字肅孫先起義兵卒娶於樊氏皇妣之從妹也生二子敏國與母隨更始

在長安建武二年詣洛陽光武封敏為甘里侯柯川縣屬西北有甘里國為弋陽

侯弋陽縣屬汝南郡漢國也故城在今光州定城縣西北敏通經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弟梁

以俠氣聞東觀記曰梁字季少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

軍暴病卒東觀記曰病筋斷卒

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續漢志曰憲字翁存春陵侯敞同產弟

嘉心孤性仁厚南頓君養視如子後與伯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

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軍之敗小長安也嘉妻于過害更

始即位以為偏將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

軍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漢中王扶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

於南鄭聚數十萬建武二年延岑復反攻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

岑遂定漢中進兵武都為更始柱功侯李實所破岑走天水公孫

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得數萬人以實為相從武都南擊

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河池屬武都郡一名仇也今鳳州辨縣名今成州同谷縣也復與延岑連戰

岑引北入散關散關故城在今陳倉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之至陳倉嘉追擊破之更始鄧王

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前戰於谷口谷口縣故城今禮泉縣東北四十里鄧元本經注曰漢水東經九嵎山東

中山西謂之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

兵自守勤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

當是長安輕薄見誤之耳禹即宣帝肯嘉乃因來欵詣禹於雲陽

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為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

師十三年封為順陽侯秋復封嘉子膺為黃李侯十五年嘉卒子

參嗣有罪削為南鄉侯永平中參為城門校尉參卒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以義而兵乘風雲之會也倉卒匪圖亡我天工城陽早

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第四
後漢書十四

李王鄧來列傳第五
後漢書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自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

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續漢書曰守居家與子孫允謹閨門之內如官廷也初事劉歆好星歷識

記為王莽宗卿師平帝五年王莽購政部國置宗師以王宗室蓋時尊之故曰宗卿師也通亦為五威將軍從事

出補巫丞有能名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驅使小官也前書秦御史監郡與通同從事辨之平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也莽末

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且居

家富逸為閭里雄自此不樂為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

陽騷動騷亦動也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

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

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續漢書

同母弟申徒臣能為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請上乃強見之軼遂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盾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撫上手得半盾

會卒時以備不虞耳光武初召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移日

掘手極歡通因具言識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時守在長

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度也苦大各反

因復備言其計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期曰

材官都試騎士日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謀賊也欲劫前隊大夫及

屬正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因召號令大眾乃使光武與軼歸春陵舉

兵召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召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

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為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

禁嚴君狀貌非凡將召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後脫可免

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

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黃顯為請曰守聞子無狀無狀謂禍大不不敢

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

令守北向列首謝大恩莽然其言會前隊首上通起兵之狀莽

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

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

李恢初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而始立召通為柱國

大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為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為舞陰王

通從弟松為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鎮荊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

姬是為寧平公主寧平縣屬淮陽國也光武即位徵通為尚

始侯拜大司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宮尉建武二年封固

室起學官五年春代王梁為前將軍六年夏領師鎮撫百姓修宮

虜將軍王霸等十營擊漢中賊賊謂延公孫述遣

於西城破之西城縣屬漢中郡也還屯田順陽順陽縣名屬南郡也

通思欲避榮寵召病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羣臣帝時天下略定議大司徒侯霸等

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

輔成聖德破家為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內

所聞通曰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

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曰時視事其夏拜為大司

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曰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

常欲避權執素有消疾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職曰春有消首疾鄭玄注云消酸痛也自為宰相謝病不

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曰公位歸弟養疾通復固辭積

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曰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

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

呂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諡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于

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東晉書曰黃其也李軼後為朱

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能曰功名終永平中順宗幸冠

詔諸李隨安眾宗室會見

安眾縣屬南陽郡故城在州東謝承書曰安眾縣則宗長少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

河北破王郭則其忠壯策文之嗟嘆以勸宗室安眾諸劉皆其後受賞賜恩寵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曰其道得之不處也李通豈知

夫所欲而未識曰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乃億測微

隱得狂無妄之禍微隱也也莊子曰猖狂妄行勿死妄卦曰死妄之付何之矣郭玄

往也即此記未及曰代自無汗滅宗曰映一切之功哉停水曰汗言族成而汗池

切謂也背蒙教負罪不徇楚難戰國策曰吳楚戰於柏舉吳帥入郢蒙殺奔入宮負離

姓晉鄭蒙殺執典五官得法百姓八化杖蒙殺之功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蒙蒙

蒙曰蒙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可社稷而食祭豈患無君乎遂奔於歷山也即墨用齊義

雪燕賦史記曰燕昭王伐齊而王敗出三燕人入臨淄盡取齊寶統其宮室宗廟下齊七十

彼之取舍所立其始與通異乎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陰人也東觀記曰其先鄆人常父博成王莽末為弟報

仇亡命江夏

命者名也言其久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

聚眾數萬人曰常為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

號下江兵續漢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卬收散卒

入萋谿萋音勞劫略鍾龍間盛弘之荆州記曰永陽縣北有石龍山在今安州博山縣東北又隨州隨縣東北有三鍾山也眾復振

引軍與荆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上唐縣名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遂北至宜秋續漢志曰南郡

有宜秋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眾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

下江軍在宜秋卽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

議大事成丹張卬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曰合從之利以利合曰從也常大

悟曰王莽篡弑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桀竝起今劉氏復興卽

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

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為丹卬言之丹卬負其眾皆曰大丈夫

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

帥曰往日成衰衰微無嗣故王莽得承間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

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

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

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

失之曰秦項之執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曰此行之滅亡

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

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曰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

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

卽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

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

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及更始立曰常為廷尉大將軍

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

始西都長安曰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東觀記曰誅不從命封拜有功封為鄧

王食八縣賜姓劉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
年夏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

良苦良甚也言苦軍事也每念往時其更艱厄何日忘之更經也艱厄謂帝敗小長安造常壁與常共破曉早及王尋等

也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乎平生言謂常云劉氏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常及久事更始不歸朝帝微以責之故下文云

吾與廷尉戲耳詩備風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臣鞭策託身陛下漢馬提也言執

更始不量愚臣任謂以廷尉行南州南陽人赤眉之難喪心失望謂赤眉入長安破更始臣

為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

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謂南陽也乃召公卿

將軍曰下大會具為羣臣言常曰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

始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為左曹前

曰左右曹封山桑侯山桑縣屬沛郡今在嶧縣後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

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

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

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

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

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

遂降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其平沛郡賊東觀記曰沛郡賊前虛也六年春徵還洛陽

今夫人迎常於縣陽歸家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

璽書即拜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諫

校尉皆專席常別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朝那縣屬安定郡也囂遣將過烏氏常

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

北屯故安拒盧芳故安縣屬涿郡故安縣在涿郡南也十二年薨于屯所諡曰節侯子廣

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河陽縣東南也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

國除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東觀記曰晨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父勳父毗刺史父宏

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

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

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

喜東觀記曰晨上其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於晨上稱江夏王及光武與家

屬黨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

人此天亡之時也王莽地皇元年下書曰女中軍行師有起者也往時會宛獨當

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

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與其騎而奔前行復見

元趣令上馬元曰手攜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適兵至

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家墓

宗族皆悲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

更始立曰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

尋王邑又別徇陽翟曰東至京密皆下之京密二縣名屬河南郡京故城在今

南也更始北都洛陽曰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

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曰一身從

我不如曰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

賊於冀州晨發積射士千人積射之詞古字通用謂射連而射之又遣委輸給軍不絕光

武即位封晨房子侯房子今趙州縣也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謚元為

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吳房今豫州縣也曰

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

從容謂帝曰僕竟辯之光武前嘗言曰何用知非漢乎晨長有此言也帝大笑從幸章陵拜光祿

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邵陵新息賊新息今豫州縣也四年從

幸壽春留鎮九江晨好樂郡職由是復拜為中山太守吏民稱之

常為冀州高弟中山屬冀州於冀州所部部課常為第一也十三年更封南鄉侯全反入奉朝

請復為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微晨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

酒酣燕賞賜數百萬復遣歸郡晨興鴻郤陂數千頃田鴻郤陂名在今豫州

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

乘輿與中宮親臨喪送葬諡曰惠侯小子棠嗣後徙封武當侯棠

卒子固嗣固卒子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無子國除

來歙字君叔歙音許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力武帝世日光

祿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朝鮮父仲東觀記仲作中哀帝時為諫

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親敬之數其往來長安漢兵起王

莽召歙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客其寡奪得免更始即位曰歙為

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曰病去歙女弟為漢中王劉嘉妻嘉遣人

迎歙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

見歙大歡即解衣曰衣之東觀記曰解所被衣以衣歙也拜為太中大夫是時方呂

隴蜀為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西州謂隴蜀也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

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曰臣嘗與

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曰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

威命開呂丹青之信揚子法言曰聖人之言明若丹青也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

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

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遂歙入質拜歙為中郎

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

說囂多設疑故久允豫不決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允九行說也音洋東觀記曰狐疑不決也歙素剛毅遂

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

說囂多設疑故久允豫不決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允九行說也音洋東觀記曰狐疑不決也歙素剛毅遂

說囂多設疑故久允豫不決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允九行說也音洋東觀記曰狐疑不決也歙素剛毅遂

發憤質責晉書曰也國家曰君知滅否曉廢興故曰手書暢意足下

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晉書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

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

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愈怒王元勸囂

殺歙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愚聞為國者慎器與名

為家者畏怨重禍器中服也名爵號也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

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

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左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人

禮也與交使所曰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職而犯之

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左傳之姑子害之無損於漢而

隨呂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左傳曰楚使申丹聘齊不假道

乃殺之楚子聞之遂闢宋宋人懼使華元使人楚師告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

主重呂伯春之命哉歙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

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年春歙

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

山開道從番須回中番須回中並地名番音盤武帝元封四年李雍通回徑至洛

陽徑直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東觀記曰上聞得

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

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曰為兵囂盡銳攻

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眾潰走

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繅千

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歙因上書曰公孫述呂隴西天水

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

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重之呂懸賞高帝十年陳稀反於趙

全購備 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巨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

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東觀記曰詔於

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入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

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梁名也解隗囂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

皆降初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為用及囂

亡後五器先零諸種數為寇掠皆營壘自守州郡不能討歙乃伏

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馬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

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傅栗

卿等襄武縣屬隴西郡也隴西雖平而人飢流者相望流謂流離以就食也歙乃傾倉廩轉

運諸縣巨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歙與蓋

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

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

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巨報國故呼巨卿欲相

屬巨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

收淚強起受所誠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

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懼奉職不稱巨為朝廷羞夫理國巨得賢為

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願陛下裁察又臣

兄弟不肖肖似也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

帝聞大驚省書覽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定隴羌

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歙中郎

將征羌侯印綬諡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奏與縞素臨弔

送葬巨歙有平羌隴之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國焉征羌故

豫州郡城東觀記子襄嗣十三年帝嘉歙忠節復封歙弟由為宜西侯東觀記

縣東也

日宜西

鄉侯 衰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稜早歿衰卒曰稜子歷為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曰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歷字伯珍少襲爵 曰公主子永元中為侍中監羽林右騎羽林騎武帝置宣帝令中

即將騎都尉監羽林見前書 永初三年遷射聲校尉永寧元年代馮石為執金吾延

光元年尊歷母為長公主二年遷歷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

將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暉等共讒陷太尉楊震震遂自殺歷謂侍

御史虞詡曰耿寶託元舅之親寶父弟為前河上慶卿即安帝嫡母也故實於帝為元舅焉榮寵過厚不

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

絕周廣謝暉不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

君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曰為聖舍新繕修犯土禁

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常侍樊豐王男邴吉

等互相是非聖不遂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

等數為歎息京懼有後害妄造虛無構譏太子及東宮官屬帝

怒召公卿言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曰為太子當廢歷與太

常桓為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

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曰禮義廢置事重此誠

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宿留猶停留也宿留音秀溜是日遂廢太子為濟陰王特監

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中傅高梵等梵音扶此反皆曰無罪徙朔方歷乃要

結光祿勳殺讖殺讖音下宗正劉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閻丘弘陳光

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張張音丑羊反第五頡頡音下結反中散大夫曹成諫議

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續漢書曰符節令秩百石持書侍御史龔調續漢志曰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也羽

林右監孔顯漢官儀羽林左光祿也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闡守丞兼守長

樂未央殿令鄭安世等十餘人續漢志曰未央殿令一人長樂殿令一人主乘輿馬也俱詣鴻都門證

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巨為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群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巨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謹謹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專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辭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字林曰怫鬱也佛音扶勿反廷誥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猶以背之屬近也通猶共也近言共諫何乃相背也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復輾轉若此乎周禮曰卿大夫乘轡車轡轉不定也詩曰展轉反側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為之震慄及帝崩閭太后起歷為將作大匠順帝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為衛尉殺諷劉璋閭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宋張施延陳元趙代等竝為公卿任職徵王男邴吉家屬還

京師厚加賞賜籍建高梵等悉蒙顯擢永建元年拜歷車騎將軍弟社為步兵校尉超為黃門侍郎三年母長公主薨歷稱病歸弟服闋復為大鴻臚陽嘉二年卒官子定嗣定尚安帝妹平氏長公主順帝時為虎賁中郎將定卒子虎嗣桓帝時為屯騎校尉弟豔字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遷司空

贊曰李鄧豪瞻舍家從誠鄧晨代以吏二千石為少公雖季宗卿未驗信

也言紫少公論識其事雖信而太守波詠是未驗也王常知命功惟帝念王常更始中為句命侯後歸朝上疏其功封為河侯故曰帝念款款

君叔斯言無玷玷缺也方獻三捷永墜一劍小雅永徽詩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上下來列傳第五

終

蜀川忠貞堂氏書

後漢書十五

鄧寇列傳第六

鄧禹子訓孫臨
寇恂曾孫榮

後漢書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
 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
 漢兵起更始立豪桀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
 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
 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
 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畱宿問語
 也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呂萬
 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旣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
 人屈起屈音卡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
 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論語曰邦分崩離析形執可見明

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

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呂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

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

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

樂陽縣名從至廣阿東觀記曰上率禹等而下上郡橫野將軍劉發大破之上過禹營禹光武

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

前言曰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

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曰大小史記蘇秦說趙王曰堯無

禹無一人之聚湯武之士不過三千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光武悅時

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

者皆當其才光武曰為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

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為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

將從光武追賊至滿陽連大克獲北州畧定及赤舄西人關更始

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

弘農呂拒之赤舄眾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舄必破長安

欲乘壘奔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呂禹沈深有度故授

呂西討之略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

關令自選偏裨呂下可與俱者於是呂韓歆為軍師李文李春程

慮為祭酒慮字或馮字馮愷為積弩將軍樊崇為驍騎將軍宗歆為車騎

將軍鄧尋為建威將軍耿訢為赤舄將軍左于為軍師將軍引而

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下屋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

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

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社預云河東大

也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燕泉縣東南也於是王

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

募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入兵執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
癸亥匡等呂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勸衆明日匡悉軍出
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宮下因傳發諸將鼓而竝進大破
之匡等皆棄軍而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
節中郎將弭疆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
河東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恣更置屬縣令長呂鎮撫之是月
光武卽位於鄯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禹
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知子房孔子曰自
吾有回門人日親史記曰顏回年十九憂白早死孔子曰回人益親也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
効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五品五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五品五
黃帝想見文弟恭也今遣奉車都尉汝印綬封爲鄧侯食邑萬戶敬之
汝印綬封爲鄧侯食邑萬戶敬之
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人夏陽更始中郎

將左輔都尉公乘歛

左輔用也

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

禹於衙

衙將名屬左馮翊解在安紀

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

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紀也言有條

皆望風相攜負呂迎軍降者日呂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

輒停車住節作注呂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垂髮童幼也滿其車

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桀皆勸

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特也言

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

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

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呂

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枸邑枸邑屬右扶風故城在今禹所到

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

檄降禹遣詣京師

京師謂洛陽也公羊傳曰天子所居曰京師

帝曰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

下敕曰司徒堯也也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巨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

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

大要縣名屬北地郡

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

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巨聞帝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

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執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

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

眾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與共東歸至安邑

道欲亾廣悉斬之愔至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為梁

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

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

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

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

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

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

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

諸將憂也無得復安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巨飢卒徵戰

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為所敗眾皆死散事

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

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

復寇順陽間遣禹護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

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

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高密國名今密州高密縣外城也淳于縣名屬北地郡帝曰禹功高封

安夷安淳于高密國昌安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外城也夷安故城在今密州高密縣外城也淳于縣名屬北地郡帝曰禹功高封

弟寬為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續漢志曰前後左右將軍皆主征伐事訖皆罷也 呂特進奉

朝請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執有子

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呂為後世法資用

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

宗顯宗即位呂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臣當北面尊如

東向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呂子男二人為郎永平元年年五

十七薨諡曰元侯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襲為昌安

侯珍為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呂為小侯引入與議邊

事帝呂為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雁門肅宗時為度遼將軍

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出塞追

畔胡逢侯坐逗留下獄死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尚顯宗女沁水

公主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蠱事發乾從兄奉呂后舅被誅乾從

坐國除元興元年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子

襲嗣襲尚安帝妹舞陰長公主桓帝時為少府襲卒長子某嗣少

子昌襲母爵為舞陰侯拜黃門侍郎昌安侯襲嗣子藩亦尚顯宗

女平臯長公主平臯縣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西和帝時為侍中夷安侯珍子康少

有操行兄良襲封無後永初六年紹封康為夷安侯時諸紹封者

皆食故國半租康呂臯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呂侍祠侯漢官儀曰侍祠侯功德

漢高祖廷所徵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朝侯正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十小國侯以肺越騎校尉康呂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

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遂

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

耆宿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詔之

許遜反詭馬也音曰汝我家出亦敢爾邪婢怨恚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

許遜反

后大怒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及從兄厲誅厲音安帝徵康為侍中順帝立為太僕有方正稱名重朝廷曰病免加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諡曰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幾音事之微也易於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鄧公處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力音曰可謂識

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曰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警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桐邑兵散宜陽襪龍章

於終朝就侯服曰卒歲襪音直紙反又敕紙反龍章袞龍之服也謂禹為亦后所祭敗上司徒印從也易訟卦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榮

粹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

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嘗非之顯宗即位

初已為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東觀記曰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下在來門內視之如舊行

過加鞭朴之教大醫皮巡從微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熱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行問之巡曰其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為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盧郎其更噓至朝遂愈也

永平中理虜汜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鄧元水經註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墜

繫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入麻州紀欲令通漕水運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

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隘音乙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

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從隱括括蒸揉然後直也拘音鈞謂曲者也知

大功難立具曰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

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

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曰防其變漢官儀曰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誦者臨之狐奴將屬漁

也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

將老幼樂隨訓徙邊東觀記曰訓後更最貧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之又知訓好青泥封其從黎陽步推鹿巾於洛陽市懸冠過趙國易陽并

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東觀記曰更上常大病瘳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為者

無妻者為通配訓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私與扈通書徵免

戴高洗樸至上古鮮卑訓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東觀記曰更上常大病瘳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為者

湯並被得不念其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私與扈通書徵免

無妻者為通配訓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私與扈通書徵免

歸閭里東觀記曰燕人思元和三年盧水胡反畔呂訓為謁者乘傳到

武威拜張掖太守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

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尉諸

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鄭玄注周禮云大衆四萬餘人期

冰合度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

健富彊每與羌戰常曰少制多雖首施兩端首施猶漢亦時收其用

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

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議者咸曰羌

胡相攻縣官之利曰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

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說文曰帑金帛涼州

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曰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

急曰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

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掠劫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

諸胡湟中月氏胡所居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曰恩信

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

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曰為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曰

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

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

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

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東觀記曰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

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兩國名也居頗嚴谷衆悉破散其春復

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

船置於箠上曰渡河箠船置於箠上曰渡河箠船置於箠上曰渡河箠

逐奔北會尚等夜為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

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一種謂迷唐也

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

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東號稽顙歸心各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

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屯在置炮刑徒二千餘人分屯田為貧

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

憲召訓曉羌胡方略上亦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為諸竇所親及

憲誅故不離其禍謂也訓雖寬中容衆而於閹門甚嚴兄弟莫不敬

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按曰溫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

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

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謂也曰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

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謂前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

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僞僞歎息曰此義也僞音於定反乃釋之

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元興元年和帝曰訓

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平壽縣屬北海郡故

州北海郡故中官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隲京惺弘閻惺音口同反

隲字昭伯東觀記隲作少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為貴人隲兄弟皆除

郎中及貴人立是也和熹皇后隲三遷虎賁中郎將京惺弘閻皆

黃門侍郎京卒於官延平元年拜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隲

也隲虎賁中郎將弘閻皆侍中殤帝崩太后與隲等定策立安帝

惺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和帝崩後隲兄弟常居禁中隲

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弟歲餘太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隲上

蔡侯惺葉侯弘西平侯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大豫州鄆城縣南閻西華侯西華縣屬汝南郡也食邑各

萬戶隲曰定策功增邑二千戶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關

詰詰問猶詰也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汗穢無分可採言無分可採也過巨外戚

遭值明時也也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

施天下竝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

巨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造成也

大憂和帝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太宗聖策定於

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竝享大封

也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前代外戚上言安霍退自

惟念不寒而慄惟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

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救厲冀曰端慙畏慎一心

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

戶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騰頓上疏至於五六乃

許之其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騰將左右羽林

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騰西屯漢陽使

征西校尉任尚從軍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敗時呂轉輸疲弊百

姓苦役冬徵騰班師也朝廷巨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騰為

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齋牛酒郊勞王主呂下

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羣臣賜束帛乘馬賜馬寵靈顯赫光震都鄙時

遭元二之灾臣賢蔡元一即元元也古書上常再讀有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

外今歧州石鼓路此重人士荒飢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騰等崇

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被諷被姓也音丁外羊浸李邵陶敦

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四年母新

野君寢病騰兄弟竝上書求還侍養太后呂聞最少孝行尤著特

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騰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

之騰等既還里第竝居家次聞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詔喻

騰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騰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竝奉朝請位次

騰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騰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竝奉朝請位次

在三公下特進侯上在特進及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元

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絲麻竝宿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

授帝禁中歐陽生字和伯子乘人專伏生武帝時人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悉曰常服不

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太后追

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鷹等復辭不受詔大

鴻臚持節即弘殯封子廣德為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

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

修其府家上賜玉衣梓宮使房載賜題漆輜輅車黃屋左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白蓋也後曰帝師之重

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四年又封京子黃門侍

郎珍為陽安侯邑三千五百戶五年惲闔相繼竝卒皆遺言薄葬

不受爵贈太后竝從之乃封惲子廣宗為葉侯闔子忠為西華侯

自祖父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實氏漢帝實皇后實姓及叔父俱尚十世交通經書高正郡縣工

亂政化後諸事悉力謀之

檢敕宗族闔門靜居也

鷹子侍中鳳嘗與尚

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遺鳳馬後

尚坐斷盜軍糧檻車徵詣廷尉鳳懼事泄先自首於鷹

鷹畏太后遂髡妻及鳳曰謝天下稱之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

斂帝復申前命封鷹為上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

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候伺

左右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惲弘聞先從尚

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和也長子平原王勝黑嗣鄧太帝聞追

怒令有司奏惲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德葉侯廣宗西華侯

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鷹曰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

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没人鷹等賞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

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鷹為羅侯羅縣屬長沙國鷹與子鳳

竝不食而死。鷹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

皆自殺。唯廣德兄弟。呂母閻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寵痛鷹

無罪遇禍。乃肉袒輿觀。親親身也上疏追訟鷹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

之德為漢文母。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配也。太兄弟志孝同心憂國宗

廟有主。王室是賴。後帝前太后與鷹定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

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而橫為宮人單辭

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由由獄不訊鞠。訊問也遂令鷹等

罹此酷濫。一門七人。竝不日命。七人謂鷹從弟豹、鷹、暢、屍骸流離。怨魂

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遣孤。奉承血祀。曰：謝

人靈。血此謂於廟殺時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衆庶多

為鷹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以溫石為廣還葬洛陽北芒舊塋。公

卿皆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者祠。呂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

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鷹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

鷹宗親。內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鷹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為郎

中。擢朱寵為太尉。錄尚書事。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鷹府。稍遷潁

川太守。治理有聲。及拜大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廣德早卒。甫德

更召徵為開封令。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閻妻耿氏有節操。痛鄧

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為閻後。耿氏教之書學。遂

呂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禹曾

孫香子女為桓帝后。帝又詔封度。遼將軍遵子萬世為南鄉侯。拜

河南尹。及后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鄧氏自中興

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呂下十三人。中二

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

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

高帝呂后昭帝上官后宣帝霍后成帝趙后平帝王后章帝竇后和帝鄧后安帝圖

后桓帝竇后順帝梁后靈帝何后等家或以貴盛驕者或以攝位權重皆以盈極被誅也

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孽

後主曰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

後主謂嗣君也言外戚握權者當先帝時或容免禍必貽罪孽於嗣君以至傾覆數猶理也其

致敗之理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

言外戚之家承降寵於先帝不結恩於後主故權勢先在其身也情疏禮

重而枉性圖之

圖謀也其人既居權要必不可不直故後主枉其本性與之圖謀政事非心所好也

來寵方授地既害之

後來寵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代權臣見其其地必預除舊方得授新是地既害之也

臨

臨臨也執謝說亦勝之則權寵之人形勢漸

謝於是議人構會亦勝也

悲哉嗚呼兄弟委遠時

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

生所曰泣而辭燕也

樂毅忠於燕昭王也子惠王立而疑燕殺樂毅懼而奔趙趙王謂與殺曰燕力竭於齊其主信讓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殺伏而垂涕

曰臣事昭王猶事大土也臣若獲戾於

臣國沒身不怨謀趙徒謀況其後嗣乎

范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為著姓滂初為郡功曹太守耿況

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滂從耿

況使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滂勒兵入見

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滂曰非敢脅

使君君者尊之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

命已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

大信信毀也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言號令它郡乎且耿府

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生

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曰安百姓使者不應恂此左右曰使者命

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

及王郎起遣將恂上谷急況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況曰邯

鄲拔起難可信向拔起也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

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

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已

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

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
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
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
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非其人
難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
中無復西顧之憂所已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
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
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
內完固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置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守河內
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
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肄習也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
萬淇園在淇水之南也養馬二千匹收租肆百萬斛轉已給軍朱鮪聞光

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二萬餘人度華

河攻溫溫在洛州縣也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

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

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

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

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

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

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

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

尊號於是即位時軍食急之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前音

鄧禹爲也益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

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已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

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

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漢上與鮑生相拒京索蕭何留守關中上數使使勞苦

為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

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兒子寇張妙子谷崇將突

騎願為軍鋒帝善之皆曰為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

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眾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免

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

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

川高祖謂中郎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

於市復曰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

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日見恂必手劍之恂

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曰相

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史記曰秦王

渑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書曰某年某月趙王為秦王鼓瑟趙王怒

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不懼為擊

某可為王為趙王擊缶秦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竟酒

不能相加既罷歸國趙拜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

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厚辱之相如出望見廉頗頗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

能之此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澹秦不致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鬪必不俱全吾所

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自忘之乎乃救屬縣盛供

具儲酒醪說文曰醪兼汁滓酒執金吾軍人界一人皆兼一人之饌饌具恂乃出

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辭遂過去恂遣谷

崇曰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

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分猶於是竝坐極歡遂其車同出

結友而去恂歸潁川東觀記曰郡中遣使者即拜為汝南太守即就

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淨郡中無事恂素

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
浮為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
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自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
出言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
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狡猾也說文曰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
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
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為潁川大乃畱恂長社
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弟一
歙承制拜峻高平長安也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
及漢軍退峻人歸故營復助囂拒隴坻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
定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賈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

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

接近便長安道里居中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巨制四方也

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眾之固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

進軍及汧汧將屬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

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

書至弟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

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

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

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

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

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人

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

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
呂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曰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
諡曰威侯子損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呂軍功封列侯者凡八
人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置謀閔業者恂數為帝言其忠賜爵關
內侯官至遼西太守十三年復封損庶兄壽為涿侯涿縣屬沛郡
封損扶柳侯扶柳縣屬信都郡損卒子釐嗣徙封商鄉侯釐卒子襲
嗣恂女孫為大將軍鄧騭人由是寇氏得志於永初間安帝永初
元年鄧太

得志也恂曾孫榮

論曰傳稱喜怒呂類者鮮左傳曰晉范武子燮將老召其子文子曰夫喜而
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此矜潔自貴於人少所與與黨曰此見害

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

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呂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

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曰擅去邊

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亾命中上書

曰臣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

天理物為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
齒呂上咸蒙德澤大談謂曰男而臣兄弟獨曰無辜為專權之
臣所見批抵說文曰批側擊也此青蠅之人所共搆會青蠅謂小雅曰營營青
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片今反抵音之既反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
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之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阨踐必死之地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尚書背繩墨案空劾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

通謂不復質確其過實於

棘之下正也確實也說文云棘音胡角反此苦角反嚴棘為獄也易其十六曰棘用嚴

實子義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

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

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

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

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

刺史張敬好為譖謏張設機網復令

陛下興雷電之怒司隸校尉

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並驅

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影

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尸剖棺露齒耳

謂謂骨之尚有肉也月令曰昔文王

葬枯骨解見前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大雅曰公劉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公劉之時仁及草木教於人乎政樂以日喻焉今殘酷容嬖之吏無

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

害而興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

罰是臣不敢觸突天威而白

竄山林臣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

觀之明拒讒慝之誦絕邪巧

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不意

滯怒不為春夏息春夏長養萬物故不宜怒矣

淹恚不為順時怠遂馳使郵驛布告

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罟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

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史記曰楚人伍奢為平王太子建太傅奢無心謂殺奢者各子員字子胥亦吳楚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十石石解執圭

漢求季布無臣過也季布為項羽將數窘漢王項羽漢高祖購季布千金敢舍罪三獄臣遇罰臣來三赦再

贖無驗之罪足臣蠲除無驗謂無罪狀可按驗也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

甫始也力其也止則見掃滅行則為亾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

廣而無臣自覆地厚而無臣自載蹈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巖墻

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臣感於陛下而昏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

大愆大愆也主言元惡之人大為人之所患也足臣陳於原野備刀鋸鋸刑刑也國語曰刑有五大者陳諸原野矣陛下當

班布臣之所坐臣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

槐九棘平臣之罪謂神秋官公羊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羊一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平罷人有肺石達窮人而閭闔

九重謂闕天門也陷穿步設穿九舉趾觸罟不置說文曰罟兔網也罟亦兔網也音浮陸動行絳羅網

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

國盡懼左傳曰晉楚之戰頭項曰國臣奔走召來三離寒暑陰陽易位當

煖反寒春常淒風夏降霜雹又連年大風折

拔樹木風為號令春夏布德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全成

湯避遠讒夫之誠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全成

寧風旱且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為明朝

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史記曰屈原忠於楚王受讒流

湘沅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合恨巨葬江魚之腹無巨自別於世屈原

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合恨巨葬江魚之腹無巨自別於世屈原

不勝狐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禮禮子曰古人有言狐死

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兩觀闕

然後登金鑊人沸湯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而未悔楚詞

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巨解君怒孝子殞命巨寧

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稟倉也浚深也史記曰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

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謫申生晉獻公太子獻公

臣敢忘斯議不自斃巨解明朝之忿哉乞巨身塞重責願陛

下旬兄弟死命何乞也使臣一門頗有遺類巨從陛下寬饒之惠先

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

贊曰元侯淵謨乃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勲成智隱靜其如

愚論語孔子曰吾與回子翼守淵蕭公是埒埒等係兵轉食巨集鴻烈誅

文屈賈有剛有折折屈於賈復

